

渡边淳一自选集021

◎ 渡边淳一 麻醉

文匯出版社

麻醉

邓青译

Watanabe Junichi

「日」渡边淳一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醉/(日)渡边淳一著,邓青译. —上海:文
汇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496-0085-4

I. ①麻… II. ①渡… ②邓…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9227号

图字:09-2008-563号

麻醉 by 渡边淳一

Copyright © 1997 by 渡边淳一

本书简体中文版根据朝日文艺文库1997年版译出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Wenhui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渡边淳一自选集021]

麻 醉

作者/[日] 渡边淳一 译者/邓青

出版人/桂国强

责任编辑/季元 装帧设计/张晋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彩色印刷/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次/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90×1240毫米 1/32 字数/170千

印张/11.625(插页4页) 印数/1—50000

ISBN 978-7-5496-0085-4 定价:32.00元

本书采用特种防伪技术印刷,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1-52920271

文汇出版社：

此次我的著作得由贵社出版，我感到由衷的喜悦。

我期待着，有贵社这样诚信且拥有不俗业绩的出版社，组织翻译和出版，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进一步接触和了解我的作品，从而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促进日中友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我憧憬着今后能有机会亲访贵社，并且举行签名会和演讲等，我将感到不胜荣幸。

渡边淳一

目录

预感.....	1
昏睡.....	41
大脑.....	91
固定.....	131
时间.....	169
背景.....	213
转变.....	243

不在..... 275

记忆..... 323

后记..... 357

预感

有一句俗语叫“冥冥之中的预兆”。字典上的解释是：没有来由地感知到将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是，这种现象真的存在吗？即便真有，也只不过是事后人们联系已出现的结果，让自己深信这就是“冥冥之中的预兆”的吧。

福士高伸原本是个与这类灵异感应无缘的人。他倒不是有心要否定神灵、灵感的存在，只是觉得那种东西跟自己毫不沾边罢了。

但是，那一天的那一个瞬间，还真有些不同寻常。虽然他也拿不准那感觉该不该称作“冥冥之中的预兆”，但是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上心头却是千真万确的。

那是四月初的一个早晨，他去公司上班的路上。东京的上空笼罩着低矮的云层，遮挡住了阳光。气温倒是挺高，樱花正在这密不透风的空气中悄然绽放。

高伸像往常一样，早上八点钟离开家门。他首先要去大苍山站乘坐东横线的电车，然后到涩谷站换乘地铁，到新桥站下地铁出站，最后再步行七、八分钟到他所供职的“玫瑰皂业”，整个路程合计一个小时左右。

那种不祥的预感，就是在他乘坐的东横线的电车刚刚驶离中目黑站的时候向他袭来的。

当时，他站在电车内，手握吊环，视线刚刚扫落到对面座位上正在读报的乘客身上，一个大大的“死”字就不期然闯入了眼帘。

仔细一看，原来是报纸向下折叠后将“脑死”一词的两个铅字隔断开来，单单只露出一个“死”字的缘故。

“这算什么嘛……”

搞清楚原委的高伸略微定了定神，但是一种看了不能看的、犯忌

讳的东西的感觉却再也挥之不去。

“真没意思……”

高伸仿佛要挥去那转瞬之念似的，刻意将视线移向了窗外。然而对于刚才为何会对一个“死”字过分敏感，他有着自己的解释。

今天早晨临出门时，他特意看过手表，再过一个小时，妻子邦子就要接受子宫肌瘤的手术了。恰好那家医院就坐落在他上班的必经之路一中目黑站的附近。他原本打算，要是来得及，就顺便到病房去看上一眼。可是，由于昨晚弄得太迟，现在根本无暇兼顾了。

虽说他还没到特别懊悔的程度，可内心里确实隐隐有些自责。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对妻子的手术表现得过于敏感了吧。

虽然现在仍旧处于上班拥堵时段，但是车厢内已明显比高峰期松快了些。此时间段，车内大多是选择错时上班的公司的职员，也有一些不怕迟到的老资格的管理层人士。福士高伸正是属于后者，他通常会在规定的上班时间九点钟之后到公司，因而他将今天的会议安排在了九点半。

三天前，在确定会议时间时，高伸也曾犹豫过，因为这天正好是妻子动手术的日子。会议由担任企划设计室主任的高伸自己主持，所以稍微再往后推迟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考虑到会议内容是研讨关于横滨新建的旅馆里洗浴套装的方案，很可能会颇费些时间，所以他思来想去还是定在了九点半。现在回想起来，若当时明智一点，将会议时间安排在十点，今天就完全来得及去医院探望一下手术前的妻子了。

高伸在懊悔安排失误的同时也心知肚明：问题的真正原因是他昨晚幽会了高木惠理。

高木惠理供职于新宿的“城市饭店”，两年前在一次采购公司产

品时，两人相识并开始了初步的交往。惠理三十五六岁年纪，离过一次婚，聪慧可人且颇具工作能力。起初，他们只是因工作关系有所接触，渐渐地，高伸就被对方深深吸引，一年半前，两人的关系有了深入的发展。

无独有偶，昨天恰巧是惠理的生日，高伸陪着她在赤坂的西餐厅共进晚餐。席间，高伸因挂念着妻子第二天的手术，有些心绪不宁，本打算早些回家。心思细腻的惠理觉察到他的心不在焉，便开口询问他有什么烦心事。

事先，高伸曾向惠理透露过妻子住院的事情，但并没有提到第二天就要动手术，所以他含糊其辞地敷衍了一句，谁知反倒招来惠理的不快，甚至赌气说出“我们俩，这样子下去，有什么意思嘛！”的话来。

高伸忙不迭地解释，饭毕又带她一连光顾了两间酒吧以示将功赎罪。等到惠理的心情由阴转晴，他才将其送回位于雪谷的公寓，而高伸自己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

今天早晨一觉醒来，时钟已经指向出门上班的时间，所以现在根本无暇去探望妻子。这一切都要归咎于昨晚的放纵。为何偏偏选择妻子动手术的前夜，陪着情人纵饮至深夜？！很明显，早晨在离开家门的时候，高伸的内心里就隐隐潜藏着这份自责了。

与会人员以高伸为中心，共计八位，除了负责商品开发推广的同事，还有参与设计的工作人员。

最近，香皂也被归入所谓的生活舒适性商品，成为创造舒适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香皂的品质自不必说，就连形状、香氛甚至外包装的装饰效果也都备受重视。若能在宾馆的浴室中恒久地展现自己的创意产品，不仅可以保障稳定的销路，还可以扩大宣传效果。因

此，每逢此类大型酒店开业之际，各路厂商都会趋之若鹜，竞争异常激烈。

其实，高伸所供职的这家“玫瑰皂业”并非大型企业，市场占有率也极其有限。但是他们专攻高科技领域，精于生产能满足高端消费者需求的高档次产品。

这次的产品推介会上，肯定少不了行业巨头们的参与，但是基于以往的出色业绩，他们公司胜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会议开始后，先由企划设计室副主任八木泽就先期草拟的推介会的草案进行了介绍。草案要点有二，一是为了配合新落成的酒店的外观，拟将浴室香皂的外形设计成尖顶的帆船形状；二是由于该酒店坐落于海滨，如何在香皂上做文章，更好地表现出清爽的海洋的气息。

其中，关于香皂外形的预案很快就获得了大家的一致通过，但是在如何表现海洋主题的设计上，众人的发言非常踊跃。首先是香氛的选择。有人认为，如果只是简单地照搬海风的味道，将无法体现产品的高档特质。有没有一种既能让人联想到大海，又能体现健康明快意境的香氛呢？讨论的结果，大家决定选择那种能表现青春气息的、清爽的微香型。具体的细节还将进一步与香料店磋商，并火速拿出几款样品。至于颜色，则选定为海蓝色，只是香皂外层将设计成透明状，仅让内芯部分保留容易使人联想到海洋的深蓝色。

在倾听众人的发言时，高伸偶尔会想起妻子的手术。

据医生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手术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完成。因此上午十点多，还在进行预案说明的时候，他看过一次手表，心想这会儿手术该结束了吧。等到十一点，大家基本敲定了香皂的颜色、形状时，他又在心里估算着：此刻妻子一定完成手术，回到病房了吧。

长女容子昨晚开始一直陪护在医院。父女俩事先约好，手术一结束，容子就立即打电话到公司，向父亲报告结果。

会议又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临近正午才宣告结束。期间，高伸只接到过两通电话，一个是他的大学同学，另一个是一家进货商场打来的。

回到办公室后，高伸询问负责接听电话的女职员角谷，会议期间是否有自己的电话，得到的答复是，只有埼玉的工厂及分室的营业所来过咨询电话。

为何医院那边迟迟没有消息？从时间上推算，手术应该结束了呀。

莫非出了什么事故？一股不安的思绪瞬间袭上高伸的心头，然而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他就予以了坚决地否定。

也许手术已经顺利完成，但容子忙于照料母亲，顾不上打电话吧。高伸自我安慰了一番，便决定先外出解决午饭问题。可是毕竟心里不踏实，走到出口处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站在了电话机前。正当他掏出电话簿，查找妻子所住医院的电话号码时，刚才的那位女职员角谷跑出来叫住了他。

“主任，您女儿的电话。”

果然是容子搞忘了呢。高伸急忙折返办公室，拿起电话听筒，张口就问：

“手术结束了吧？”

“嗯……”

容子应了一声之后，间隔了好几秒钟才继续说道：

“是结束了，不过妈妈好像还在观察室里。”

“她人还没回病房吗？”

手术前医生曾说过，手术本身只需一个小时，术后不久，病人就

可以回自己的病房了。

“手术不是结束了吗？”

“那是没错。刚才还让我看了摘除的东西。”

“摘除的东西？”

“子宫被……”

妻子患的是子宫肌瘤，医生已经告诉过他们，在摘除肿瘤的同时，子宫很可能会被一并切除。

“既然病变的地方全部清除掉了，就该没事了吧。”

“我想是吧……”

容子的声音没什么底气，于是高伸又追问了一句。

“知道为什么还没回病房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他们说妈妈还没苏醒。”

“是麻药劲儿还没过去吧。”

“可是，应该只是腰腹以下的半麻吧。”

确实，昨天和妻子通电话时，她还说过，只需对腰部以下进行麻醉，自己能够保持清醒真是太好了。

“那我马上赶过来。”

高伸的原定计划是午餐之后，利用下午上班时间，与营业部门的相关人员开个碰头会。不过，这件工作大可委派给副主任八木泽去完成。反正傍晚下班后也要去医院，现在索性提前赶过去看看情况，倒还更放心些。

高伸跟刚才的那位女职员说了一声，就离开公司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到目黑的都南医院……”

从公司到医院，不堵车的话，只需半个小时的车程。

坐在汽车座位上，高伸开始重新梳理刚才与容子的那通对话中的主要信息。

医生明明说过，手术中只采用腰部以下的半麻，病人可以保持清醒。那么为什么妻子还会昏迷不醒呢？是因为手术中的某种需要，临时改为了全麻，还是因为术后止疼，加用了安眠药呢？

手术已经彻底结束，人却还留在观察室。从这点来看，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新情况不宜搬动病人，所以暂时不能移送病房吧。

想到这里，高伸自问道：

如果真有那样的突发情况，医生理应第一时间通知家属的。

到目前为止，院方并未给出通知，由此可见，应该只是在回病房的这个环节上耽搁了些而已。

身为患者的至亲，担心之余，总难免会把结果往坏处上去想。

自己之所以会没必要的神经过敏，也许还有一层缘故，就是早晨别人手中报纸上大大的“死”字所触发的晦气感仍旧盘桓脑海，挥之不去吧。

“没啥好担心的！”高伸再一次劝慰自己，将后背软软地靠在了座椅上。

高伸抵达医院时已临近下午一点。

他由正门穿过挂号处，走进安装在右侧候诊区前边的升降式电梯。

妻子五天前办理了住院手续，住在妇产科病房，位于医院北区一号楼的第五层。在她接受术前检查的这段期间，高伸曾经来探望过两

次，所以路径还算熟悉。

在五楼下电梯，从过道向左，穿过一段走廊就是妇产科的病房。由于途中要路经整形外科的病房，所以常常能看到一些坐着轮椅或架着双拐的病患。但一进入妇产科病区，看到的几乎全是穿着粉色或白色病号服的女性患者了，因而高伸每次来探视都不免有些局促尴尬。

现在正好是午餐过后，走廊内还停放着一辆配餐车，不时能看到将餐盒送还车内的护士及护工们的背影。

妻子入住的B505室是一间单人病房。由于该医院是东京都内历史较为悠久的一家医院，拥有实力雄厚的医疗班底且又紧邻市中心，所以总是人满为患，他们也是足足等了一个月才排上床位的。

大概是正值午休的关系，所以位于走廊入口处的护士站只有两三个护士在值班。高伸默不作声地经过那里，直接来到505号病房前。

房门半掩着，门前挂着一面浅驼色的帘布，门口右侧悬挂着一块写有妻子的姓名——“福士邦子”的名牌。

高伸站在门口确认过妻子的姓名之后，轻叩了几记房门，便推门而入。

单间病房内摆放着一张病床，床尾正对着房门，床的右侧有一张小沙发，长女容子和次女香织正并排而坐。

“哦？你也来了啊。”

“不是跟您说过，我会请半天假，中午提前下班过来的嘛？”

二女儿香织今年刚刚大学毕业，才进入一家与电影业相关的公司工作不久。听她这么一说，高伸这才回想起，早晨临出门时，女儿确实说过要早点下班去医院，只是自己当时行色匆匆，没有听进心里去。

“一会儿达彦也要过来……”

儿子达彦排行在两个姐姐之下，目前还在读大二。

“是你们喊他来的吗？”

“是他自己打电话来的。”

高伸坐在了右手边的圆凳上，容子和香织坐在左边，中间横隔着那张病床。处于核心位置的病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空空如也，不见患者的踪影。

“那之后，医生有过来说什么吗？”

听到高伸的询问，容子当即摇了摇头。

“但是……”

高伸想说“等的时间也太长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妻子迟迟未归，两个女儿也肯定担心得要命，如果做父亲的率先发起牢骚，只会加剧孩子们的不安。

“中饭，吃过没？”

“还没呢。”

如果妻子已经平安归来，他一定正带着儿女们一起在医院附近的某处大快朵颐呢。然而此时此刻，大家根本没有这样的心情。他习惯性地从口袋里往外掏香烟，忽又想起病房内是禁烟的，只好作罢。

这里是单间病房，床头附近有一扇窗户，窗台上摆放着一只水晶花瓶，里面插满了清一色的红玫瑰。这些好像是妻子要好的素描班的老姐妹们送来的。

病床右侧墙壁上嵌着分为上下两层的壁橱，妻子的洗换衣物及洗漱用品都放在其中。左侧有台小型冰箱，可兼作床头柜，上面放着一个小台钟和一本妻子正在看的书——《素描技法》。上方的墙壁上装